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公治長全音

此見聖人擇配之法二事未必同時而合記在一處總見聖人取人必論德器不計禍福宋慎三此史記合傳體宜以縲紲之中與免刑戮掩映成文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及縲息列反 公治長孔

子弟子 公治姓長名魯人二云齊人范甯註名芝字子長

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

人長之為人無所者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

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且人必能修身而後

能型家亦必能守身而後能保家此皆理之可信者也聖門如公治長者質穎且秀志直以端其可妻自有所在若死安之災自外來寧以此貶賢耶故縲紲之事人或疑之而子為昭

雪論可妻也斷盡平生擇配之意全在此句下二句特舉其一事言之 輔慶源君子有隱

焉微之過則雖獨居暗室其心甚愧若遇無妄之災則雖撻諸市朝受之無虧方朴山公

治長與南容皆可妻而可妻之云夫子獨於長則爾而謂容姑畧焉者則以免刑戮之可妻人知之不免刑戮之可妻人未必知之故特謂之以破庸俗之論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

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

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三復白圭止見其謹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

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以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

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然遂謂在中之學無與於外至之數則又不可觀南

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南容之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未嘗不以平昔之謹言慎

行決之則知理本可憑數亦有時不可憑也數雖難憑理則無時不可憑也不可憑者聽其

自天而可憑者修其在已雖事止此此節要貼定謹言慎行講不廢免禍亦非南容實事特

擇配而所以曲成弟子者亦至矣據理而信之耳重在賢而可妻上非以其能榮妻子保

妻子也自得錄南容現仕於朝與葦茅之士不同故不曰必見用而曰不廢言不遭廢斥也

若僅作必用猶未安貼免刑戮亦須畧切南容說蓋春秋時世祿考讀史訂疑史記南宮

之家怙侈滅義而遭刑戮者不少故夫子云然玩本文免字便見附考适字子容初未嘗云

是孟僖子之子敬叔也且适見家語一名緇是适已有一名矣左傳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問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若而人豈能不廢於有道之邦者然則南宮敬叔之與南宮皦然二人矣

子賤莫令旨

此嘉子賤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意上二句嘉其成德下二句原其德之所以成也子賤取賢是正意多賢足供子賤之取是副意勿喧客奪主

子謂子賤者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最斯焉於也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魯人上斯

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益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先提此句是通節眼目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

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此三句方是本文正面因以見魯之多賢也此層蘇氏不重日稱

人之善必本其父也子賤年甚少不意其成而偏能速成故夫子愛之重之而又幸之也曰兄師友厚之至也信美哉若人始吾見其恂恂然附於諸君子後也既吾見其汲汲焉入於諸君子林也今吾見其彬彬焉比肩抗衡於諸君子內也君子哉若人乎然斯人也斯德也以魯多君子而彼有取爾也設也魯無君子者此人雖賢或閉關遠涉或墜緒遙尋雖曰有成未必如是之速亦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天師友之謂此亦叙記之詞曰若人曰斯皆隱括益人如此然則若人之得為君子不可謂非幸也信語門人知其謂子賤故繫之上君子大槩說依註只作賢字看下君子由魯承尊賢之化來有賢可尊則有所嚴憚有友可

取則有所切磋故足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而成其德周萊峯德不能以自成必有所以成之者而後成成者子賤也而所以成之者魯之諸君子也業不能以自就必有所以就之者而後就就者子賤也而所以就之者魯之諸君子也。斯焉取斯句中說其不能成意中正幸其能成精神全在一取字着不得呆語條辨下二句反言致喚全神注在子賤身上黃景昉使無諸君子當前而介然獨立安在不足發潛德之光使有諸君子當前而聲氣不孚亦豈遂能收砥礪之益乃知子賤非幸有魯實魯幸有子賤也夫子非欲以無君子者窮子賤止欲以取君子者顯子賤也。○家語子賤少孔子四十歲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賜也章全旨

此許子貢之才遠邁人羣意通節俱贊語註不器非正意宋慎三註雖聯上章說其實子貢才優於子賤且子賤亦非不器之君子

子貢問曰賜也荷篋子曰女器也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

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按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朱子易置其文蓋因舊註而誤耳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

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用之宗廟故貴盛以黍稷故重飾以金玉故華美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

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子貢問曰賜也所造何如子曰以女之貢加女之學

在己爲成材於人咸有用器也子貢曰豆區釜鍾未嘗不用然而人以爲未矣土簋陶匏未嘗不成材然而人以爲樸矣賜何器也子曰賜也從政之才是瑚璉之貴重也言語之選是瑚璉之華美也進可爲虞之兩敦而效用於聖朝後可爲周之八簋而增光於周禮豈他器所能比哉然由器亦何如一問固是承上章來但子貢口中勿露爲妙器之成有天當進於不器賜也勉勉容有學力天下人材最怕無用器便是天地間有用之人依舜湯以匏落之材芟蕪之資相形亦可不與華靡之器而舉宗廟之器則不特玩好之具實爲邦國之光不舉本朝之器而舉夏商之器則不特今世所珍且爲古人所重方孟旋器制有官極工之巧以爲蕪瑚璉之稱貴不以巧也帝王精神所自著不文而醜文之真器登有量窮物之受以爲容瑚璉之能受不於物也鬼神於嚮所自承不多而茹多之實惠天牧器有重而不貴者筐筥亦可薦鬼神然用則重之舍則輕之而朝登廊廟者夕委草莽故惟世守之傳爲足尙器亦有貴而不華美者陶匏亦可歆上帝然園邱尙質宗廟尙文而有美在中者自他有耀則其英華之氣莫能掩松陽講義觀女器句見聖門之實學觀瑚璉可見聖明之真學引說子貢兩問緊緊要不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王礎生死師意中尙有更上一層所在子貢聰明人亦已悟到是以不復再言而去

或曰章全旨

此章深見佞之不足尙也或所重在佞夫子亦止辨佞仁字不過帶言勿平看○王耘渠或之論不足爲吾黨重輕而世道之憂不可不亟辨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

人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重厚就大體上

說簡默就言語上說或人以為仁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在此以為不佞亦在此不消分屬不或人譏仲弓曰夫子以仁為重而當世以佞為賢如雍也觀仁字略頓淺看或人只佞其氣象似乎仁矣惜乎短於才而竟不佞也如之何其可哉里短其不佞故用而字折下 紹開編左傳云寡人不佞蓋春秋時解紛息爭非辭辨不勝故佞

子曰焉用佞人以口給屢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

得來非辨也 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

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疑仲弓之賢而去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全體是天理渾然無

一私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一見橫說一見豎說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遲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

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子曰汝以佞為有用乎夫佞則何用也蓋佞者之禦人也不

自其口出之覺無所不可但以口取辨耳能屈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見憎於賢人亦見憎

於衆人見憎於一人亦見憎於人人其取憎也屢矣用以禦人不適以取憎乎汝謂雅仁我不知其所至者一於敬否其所行一於恕否至於不佞正雅之所以爲簡而不繁也默而不讎也焉用佞爲汝毋以不取爲或人用佞是結習使然故鸞口使將焉用佞折他語氣斬絕憎之雍而使之取憎則可矣隨接禦人二句以明佞字作用之非禦訓應答要得禦字情勢蓋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以字着力見所恃專在此沈憲吉應人不及詳其事但捷取之口古之間寧特言不諳事徐察之而并無是事者也答人不暇審其理但急逞其齒牙之慧寧獨論不中理詳辨之而并無是理者也直言正辭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惟以口取辨而無情實是以可惡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自致招尤取惡人字說得濶不獨屈於辨者憎之直道未泯者皆憎之久而覺其非者亦憎之如此說並屢字亦着實三句俱泛說不知二句方爲仲弓分別此仁字就深底密底言與或人所指不同故註以全體不息解之然此句只輕帶趨下且渾淪還他爲妙蓋深鄙重佞之論而不與深言也末再言焉用佞謂不可以佞病雍與首句泛講有別董中峰巧言之徒予嘗以爲解仁矣雍之厚重能禁其妄也正我之所與也利口之人予嘗以爲亂信矣雍之簡默克止其跡也正我之所樂也何以佞爲哉○總註發明不知其仁意所重却不在此故列之圈外

子使章全旨

此見聖賢貴真信之學前之使開以其可見諸用也後之說開以其不小於用也聖賢契證總在實際相求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蔡人認氏考家語謂開深於書

故子使斯指此理而言指修己治人之理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

可以治人修己者此理治人者亦此理開自己心中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

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大意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道即斯字聘侯

謂此從吾未能信上見得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

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

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曰者子使漆雕開仕以為智足效一官能足修一職而無愧於其祿焉則上焉未始無裨於國計下

焉未始無益於民生也而開則對曰吾人內以修己外以治人者斯而已矣吾斯雖未嘗不

知而未能真知其如此即真知其如此而未能無毫髮之疑也安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一一於斯坦然由之而無疑哉夫開曰斯則已見大意曰未能信是不安於小成見大意而

不安於小成篤志何如當下一念已不同王必本於內聖新民必本於明德理學經濟一以貫之者也未信於斯故不輕仕開口一吾字勿畧蓋人之知吾不如吾自知也斯即吾

修己之理亦出而治人之理。困勉錄信字有一意。一是細微之必盡。一是反身而皆誠。誠
細微必盡是知之至。反身皆誠是行之熟。惟細微必盡。自反身皆誠。則細微必盡。意尤重。可
包反身皆誠意在內。未能非全無所見。只見有未盡。便是不曰斯吾未能信。而曰吾斯之
未能信。正見其反身親切。不容自欺處。引說一斯字。可知其心目中實有所指。一信字
可知其自求之切。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子說二字。集註釋之有三。其實篤志。即兼得
見大意。不安小成。二說。○仕有小大。斯無小大。惟仕有大小。故雖未信。不害其為仕。惟斯無
大小。故一毫分量不盡。即日用尚多窒礙。又何況仕。又何暇仕。○勸學錄。仕須信。不仕亦須
信。史雲。次文云。功名之路。非以試我學道之生平。名山之藏。非以誤我。極遲之日。月

不行草全旨

安此章始終皆聖人。悲天憫人之心。子路誤在一喜字。喜則與悲憫之心大相左。
了故先揚之後抑之也。若照時說。謂夫子自言而自悔於理有礙。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此即明玉不作天下誰能宗子之意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

從己從師遠遊亦義所在皆假設之言耳與欲居九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

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上勇於義義字粗子曰世莫宗子既不能以我而易此適於義義字精天下又不能使天下不觸於我合

我習聞天下愁嘆之聲習見天下阽危之狀我忍乎哉吾其乘桴以浮於海庶幾吾耳不聞目不見則吾心其不悲矣乎然浮海豈能獨往求其從我者非由而誰屬也子路聞之以爲實然而喜鄰於忍矣子曰由也當止則止當去則去勇誠過我胡不取義之精者而裁度之乎此夫子抑由之心有較三浮海卽置理亂於不聞之意張元長吾在魯則夢周公倘觀乎與由之心而更惻然者矣三大海亦可以知周公之爲夢矣夢周公夢也浮海亦夢也夫夢何適而不可在天下則想東周卽放乎四海亦可以信東周之爲想矣想東周想也浮海亦想也夫想焉往而不至子路之喜一是不知聖人本心而以爲實然一是不取他人同事而喜其與已非徒憤世心切抑師弟情深精言無所取材內有二意一見中國不可絕而子路往而不返是不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義也一見時勢尙可已而子路決於一往是不知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義也○時解出脫子路畧去喜其與已一邊但調憤時嫉俗已久而喜天子之意與已同亦自有見

武伯章全旨

此見仁道至大非三子所能盡是論仁不是論才與其才正不許其仁處約旨全體仁則才之見也是仁若未至此則才上亦未免差誤勸學錄三子之才武伯非

不知之渠意正以三子之才爲仁耳不知智名勇功可以徵猷爲不可以徵心術兵農禮樂可以驗經濟不可以驗操存武伯看得才與仁是一夫子看得仁與才是二縷述三子之才正要辨不知其仁一句韓慕廬仁之取數至多不必如三子者卽一念之足相及可托之窮一事之足爲功亦賴之甚溥然仁之爲道甚遠有進於三子者卽功蓋天下而未愜一心之安名足千古而可指一時之隙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益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

故以不知答之止是未能也孟武伯問惟勇足以制私如仲由者可謂之為仁否乎子曰仁全體不息者也必全體而不息者吾竟謂之為仁不得也抑竟謂之為

不仁又不可也武伯父懿子在聖門諒他亦聞剛毅近仁之說故首以子路為問不知須雷也不知也

下又問地審鳴仁全乎德功深者尚難自信吾敢輕為由信乎仁蘊於心當局者不能自必吾能代為由必乎

又問子曰由也子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

兵為賦古人寓兵於農每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兵皆賦自民間治賦即是治兵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

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武伯又問子路於仁畢竟何如始以由之勇為仁也子曰此其治賦者也非仁也子乘之大國使之

治其兵賦以作其氣必能有勇以革其心必能知方此由之所可也加以此為仁則剛勇足以撫三軍而未必能也又問仍是問仁下兩何如俱指仁說

克一念之欲不知也上見其優為黃韞五賦不但是兵凡車用器械芻馬楨糧俱平日經營料理藏之民間一旦有事調而用之非有政事才者不辨馬章民就比閭族黨之相救而

使之進退使之坐作使之擊刺而農悉可為兵就父子兄弟之相先而將使歸朝卒使歸任

乘使歸旬而兵仍可為農 此不知其仁繁從治賦勸出方與上不知也有別 滙叅問答
意俱王仁而言說個才之可使正見仁之難知宜趨重末句下段亦然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武伯又問求殆以冉求之藝為仁也子曰此其為

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邑有邑長 武伯又問求殆以冉求之藝為仁也子曰此其為
家有家臣 宰者也非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大家使為之宰足

民有志在邑而不憂民之貧政事素優在家而不慮事之劇此求之所可也如以此為仁則
才足以理煩劇而未必能 邑宰主治民言家宰主治事言可使兼足民熙績二意從多才

理衆欲之紛亦不知也 藝上見其優為 顧景獄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易訟卦邑
人三百戶疏云小國下大夫之制則此千室自是采邑之極 此不知從為宰上勸出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武伯又問赤殆以赤之禮樂為仁也子曰此其與言者也非仁也東帶於元端之服

華 武伯又問赤殆以赤之禮樂為仁也子曰此其與言者也非仁也東帶於元端之服
立朝居擯相之間素嫻於禮必言有序素嫻於樂必言能和此赤之所可也如以此

為仁則文章足以輝一時而未 亦亦非僅長於言語想其禮度雍容亦足以壯國威而攝
必能完一心之粹亦不知也 強敵故先加束帶包汙武曹凡冕服皆素帶而魯弁皮弁

朝服立端則皆緇帶為擯相者當服玄服此所謂束帶者乃緇帶也 諸侯來朝為賓卿大
夫來聘為客與言兼不亢不卑二意此從嫻禮樂上見其優為嫻於禮則威儀習熟嫻於樂

夫來聘為客與言兼不亢不卑二意此從嫻禮樂上見其優為嫻於禮則威儀習熟嫻於樂

則詞令和雅 此不知從上可與言勸出○精言三子之才固與孫吳商韓叔孫通和凝輩不同畢竟做來未必彼此無偏駮便非全體未必始終皆精純便非不息

熟愈章旨

此章始終造就子貢也前發其自知後嘉其自屈總是一意約旨論天資子貢高明顏子沉潛亦差不多論學力則子貢涵養不如顏子之粹窮義不如顏子之精

却差多了夫子以回比賜正要他從學力趕上去

○子謂子貢曰賜也女固耳目之聰明心思

女音汝 女與回句當提女字作主微頓斷讀蓋子貢平日悅與不若

者天質所賦何如學不學者女與回句當提女字作主微頓斷讀蓋子貢平日悅與不若

人力所致奚若果孰勝也 己者處今忽把回來較他使其爽然自失正以激而進之下

節與奪機鋒俱從此生出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

也顏子明睿所照節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知彼

約旨十不是十件朱子以始終字該之便千件萬件也照在裏

面即二亦不定是兩件朱子以彼此解之即三件四件總是逐

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

步推來照如明鏡當空物來畢照推測如持燈索物逐處搜求

安同此聞耳故回之聞一非多於賜也而明睿所照則以知十賜之聞一非少於回也而

推測而知用以知二是回之知已具於聞之先賜之知已落聞之後天資之聰穎相懸學力之格致迥別賜何敢望見遠不及他且不能齊等况愈乎橫一望遠邇不同豎一望高卑也何敢望回何不同 下二句正申明何敢望意子貢多在知上用工夫故把知來比勘知十知二俱兼天資學力說精這兩以字當而字看不是着力字王嗣衍回之知十非待聞而具也章爾之形久懸於心目而所聞適與之相迎故雖同堂辨論賜力尋端以起義而回已得意而忘言此非徒敏與鈍之故也賜之知二專藉聞而得也億度之能多成於比附而因聞始有以相發故雖共承師說回已默觀其會通而賜特偶工其舉似此信非全與半之較矣按此解知十之知與知二之知不同明睿與推測確有根據

子貢曰吾與夫弗如也何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

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首節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

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二句是推從前故喻之如此次節夫子以其自知之

明而又不難於自屈輔慶源曰自屈生於自知日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按將下層併歸上層亦細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未節此其

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是推子曰汝非自謙也亦非譽回也質不可先竟自強學不容掩果弗如也雖然人情已不

如入無有能知者即知而不肯自屈賜也。高明之氣象固與碌碌者不同矣。吾與女弗如之言也。况既抱歉曰弗如，弗如也是煞句。此句煞得盡，下句纔有翻身之妙。猶云自我看女，而有不求至於如哉。果真是弗如也。就子真現在造詣而直斷之，與女弗如就這點弗如的念頭，言註自知自屈都包在與字內。輔氏能自知則不安於所未至，能自屈則不畫於所已至。與自甘下人者不同。金正孟學固尚弗如，而一旦如若矣。弗如正欲如者所必經之路。如惟弗如者所力追之境。精言自知之明有何好處。夫子重許之若此，畢從精察體認見道分明來。將了路強不知反看，又將濼離開未能信對看自見。

宰子章全旨

此聖人做惰行者本是責子而口於了何誅其詞切而使之惕，本非有失而口於子改是其詞婉而使之愧。兩節與字俱作乎字解。

○宰子書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與何誅。

朽許火反朽音。與許與平聲下同。書寢謂

當畫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

陳新安曰：志為主氣為輔。志先惰氣隨而昏。與

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隨以惰乎子曰：大匠之有所雕者以木之堅也。圻

人之有所朽者以牆之固也。若頽敝而為朽污濁而為糞土，則雖欲雕之朽之而不可矣。於

予何誅哉。蓋無受教之資。君子以勤勵自強，日或不足繼之以夜。况書者正有為之時，宰

則奚以為施教之地也。予書寢是志不能即氣論語述入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頽情則

朽敝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則暗塞在翼聖朽木二句是直責不是比喻上無譬如字
下無物猶如此一王已出吾試吾繩削而繩削無恙吾試吾攻錯而攻錯無恙其將為雕者
具也乃無何一試而敗矣其如此朽木何吾用吾塗墍而塗墍有待吾用吾丹雘而丹雘有
待其將為朽者藉也乃無何一用之而毀矣其如此糞土之牆何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能言

平日如此而行不逮

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

失指聽言

亦以重警之也

責其上已

昏惰此復以其行不補言責之所謂重警之也

胡氏曰子曰疑行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惟日孜孜箠而後已

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
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率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
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
羣弟子使謹於言然夫子回思予昔日之言不如是也因重警之曰言虛而易行實而難人
言而敏於行且言之言未必盡言其所行而人之行未必盡行其所言也乃吾初不覺但聽
其言如此即信所行如此今而後吾於人聽其所言必觀其所行不遠信也夫吾何以自今
而覺哉於今而覺者於予而覺也
勸學錄宰予聞夫子言不知其做心覺悔心萌否而子
微予之故吾胡然悵悟之遲也
於此且自儆復自悔也子曰二字有義味莫作衍文讀

過任翼聖總一時語再加子曰者責盡了。稍停一停想他平日如何會說又提起再責之一種神情宛然可見。夫子從前何嘗輕信從後何曾刻核只痛責辜我耳着一實語便呆說向世風更錯。始與今即指本懷轉念看四句串下抑揚重今邊。其言其行亦須與晝寢相關照宰予能言平日所說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也晝寢即是行之不逮泛講言行便不對針。改是謂始失之疎略而人或售欺今改而為詳審也。○精言有於予改是一句纔有今吾於人二句若作已聽言觀行了。下句便成刺語。

見剛章全旨

此歎剛德之難非有愆者之所能竊也只重首句下論愆之非剛而剛之為剛可以想見。○無愆只剛之一義其全義終未明言可於夾縫中提出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剛堅彊不屈之意。不屈是不屈於物最

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

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友。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

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孟子剛大

之氣從持志養氣來。然養氣究以持志為本。故謝氏專以有志無志為說。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倖倖自好者乎。故或者疑